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四十回 詔岳飛征討湖寇

卻說粘罕、兀朮人馬回至金國，太宗病已將危，命人召入內寢，近臥榻前囑付後事。粘罕、兀朮人拜於榻邊。太宗曰：「吾為金國皇帝一十二年，與中國屢年交兵，目下雖通使命，猶未見於成敗，所慮者，惟契丹也。吾今病勢沉困，料應難療。今以大事囑汝二人：吾弟完顏?篤厚恭謹，可任大事，汝等宜輔佐之，各懷忠義之心，以圖悠久之計。勿自相疑忌，有生異志。」粘罕、兀朮哭曰：「父皇所命，誰有乖違？」太宗言訖而卒。眾人扶立完顏?為皇帝，廟號熙宗。?乃太祖之嫡孫，金太宗以位讓之，則不失其正緒，可謂之難。其德比宋太宗，自不同矣。

金熙宗既立為皇帝，遵舊元是為天會十三年，令諸將修甲兵，復將大舉南侵。忽使臣奏宋太上道君皇帝崩於五國城，臨終遺言，欲歸葬內地。金主聞奏不許，惟下命以衣衾棺槨依帝儀殯之。時宋兵部侍郎司馬樸與奉使朱弁在燕山，聞帝訃音至，二人痛哭幾絕。朱弁曰：「吾與君銜命不得通問。既上已薨，當詣金國請命制服，庶不失臣子之禮。」司馬樸曰：「為臣子聞君父喪，當致其哀，尚何請？設請而不許奈何？」遂服斬衰，朝夕哭泣。金人義之而不責。消息傳於平陽驛，洪皓聞之，北向泣血，操文以祭，其詞甚哀。乃為詩弔之曰：紫微俄頃墜瑤空，晏駕驚傳尺素封。

塵世未歸周穆駿，碧天先返鼎湖龍。
梓宮寥落經千里，鳳輦沉深隔九重。
絕塞孤臣懷仰切，不勝哀感暮雲濃。

洪皓既聞太上殯於五國城，密地遣人以書遺何藪，送歸中國報知，不在話下。

紹興五年二月，高宗班師，駕回臨安府，從溫州迎回後、妃，奉安神主在臨安新建太廟殿中。時御史張絢上言：去年建明堂，今年建太廟，必以臨安府為久居之地，再無恢復中原之意。帝皆不聽。以趙鼎、張洙為尚書左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、都督諸路軍馬。以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，帥師屯於鎮江。劉光世淮西宣撫使，帥師屯於太平。張俊為江東宣撫使，帥師屯於建康。各措置防邊。岳飛為荊湖北襄陽路制置使，帥師討楊么於洞庭湖。詔下襄陽，岳飛承命，即率部下張憲、徐慶、朱臯、王貴、楊再興等二萬人馬，前往洞庭湖征討楊么。

卻說洞庭湖先有賊首鐘相，以妖術作亂敗死，部下賊將楊么聚其餘黨，自稱「大聖天王」。立鐘相少於鐘儀為太子，與楊么俱僭稱王號，據洞庭湖。手下驍黨有楊欽、劉衡、周倫、黃佐、黃誠、陳滔、高老虎、夏成、全琮、劉銑等數十人，皆健勇善戰者。聚兵數萬，戰船數千隻，東搶岳州，西搶澧州，北據江陵，南占潭州，為各州之害不校是時楊么體探得高宗復命岳飛征進，聚集眾賊黨商議曰：「岳統制非王王變，他胸中自有數十萬甲兵。如彼到處，無有不服。吾與爾等靠連洞庭湖一帶，甚得地利，只眾人謹防營寨以戰，互相往來，前後救應，宋軍自不能攻矣。」眾賊皆領諾。么喚過黃佐曰：「與你精卒一萬，屯立水寨於湖口，拒住岳飛大軍，我隨後調策應。」黃佐引數員頭自前往湖口去了。又喚周倫、劉衡、黃誠等曰：「與爾各二萬步騎，列營東西岸，多具戰船，分設水門，以候救應。」黃佐、周倫等數員賊將亦引兵去了。楊么遣已定，自統十萬之眾於洞庭湖上流，鑿鑿巨艦，前後布擺槍刀旗幟，沿湖數十里往來督戰。以夏誠看守湖側大寨。哨馬報知岳飛。

岳飛與眾將從潭州進發，大軍經過去處，肅然不擾。民皆箪食壺漿以迎王師，部下懼岳飛軍令，照價給還其錢。事聞於朝，高宗頒詔到軍前獎諭之，詔曰：敕岳飛：卿連萬騎之眾，而枹鼓不驚；涉千里之途，而樵蘇無犯。至發行齎之眾，貨用酬迎；道之壺漿所至，得其欣心，斯以寬予憂。顧念爾勤勞，往加撫問。故敕。

三月十四日付岳飛。

岳飛在途接了詔書，望闕謝恩已畢，即日促兵來到潭州，王變眾將議曰：「近年楊么為洞庭湖深寇，皇上先差宣撫王瓚部領十萬大軍，征討將有二年，未能平服，費損朝廷幾多軍糧。」

爾眾將此回出征，不比尋常，各要用心與朝廷出力，必獲重賞。」眾將齊曰：「統制軍令，誰敢違失。」岳飛隨喚過本州經府王忠，謂之曰：「爾齎此榜文前往湖中招諭。若從招諭，則與同來。不從，爾可自回。」王忠恐懼不敢前去，再三哀泣，告曰：「前者鼎州差劉醇、邵州差劉珂、荊湖宣撫司差朱?、湖南宣撫司差朱詢、荊南鎮撫司差史安、湖南軍差趙通等，共一十七人前去招撫，俱被楊么殺了。節使若遣王忠去招撫，必被所害。」

王忠雖死亦何益於朝廷？」岳飛曰：「楊么之眾雖是賊黨，內亦有知順逆者在焉，爾但去無妨，回來重有升賞。」王忠欲再辭，恐違其令，只得領榜前去招安。先到湖口，令人通報黃佐。

黃佐聽得岳節使遣人齎榜來此招諭，即喚小校開寨門召進王忠。

王忠入至帳中，見黃佐眾黨齊齊擺列，部下健壯，各有殺伐之氣，驚的是星節鬥戰，不敢仰視。黃佐謂之曰：「王經府休要恐嚇。」令小校賜座，王忠始放心，就於懷中取出招降榜文，遞與黃佐。黃佐接過榜文，起問曰：「岳節使近來安樂否？」王忠曰：「且幸清安。」黃佐欣然揭開榜文看畢，謂其眾曰：「我知岳節使號令如山之重，不可輕褻。曾在東京南薰門外只八百人破王善五十萬眾，我等若不從招安，而與他戰，萬無生理。不如就王經府同去投降。吾聞岳節使誠實君子，必然重用我等，豈不為美。」眾皆然之。黃佐即與數頭領隨王忠至潭州，投見岳飛。飛執黃佐手，喜謂之曰：「黃將軍真丈夫也。今來護我，楊么其能久乎！」待之甚厚。黃佐拜於帳下曰：「久聞節使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今得拜識，實契平生。第以久冒賊名，得罪貫盈，幸蒙招諭大恩，佐等罄志歸降。如今願出力補報朝廷，雖使肝腦塗地，亦無憾也。」飛曰：「觀君輩非賊類。今中原淪沒於金人，大駕不獲寧居，爾等正宜竭忠戮力共扶王室，久後遺名汗簡，子孫受無疆之祿，千載一遇也，何以探掠為計哉！」佐泣曰：「小人辭節使，回至本寨，悉以其眾來歸。」岳飛大喜，給與誥命，填升黃佐為武義大夫、閩門宣贊舍人，其餘各受重賞。遂令黃佐回寨，王忠亦得賞賜。

次日岳飛與王忠隨行一二人，迳往黃佐寨中回慰。岳雲曰：「新降賊寇，不知心腹，只恐其中有詐，大人不宜輕出。」岳飛叱之曰：「爾小兒輩焉知我為？」雲曰：「亦須帶人馬相隨，以防不測。」岳飛曰：「爾與張憲等謹守城郭，只用數人去足矣。」岳雲再不敢言。岳飛出了潭州，直來到黃佐寨門外，王忠調守門者曰：「今有岳節使親來回望。」小卒慌入帳中報知黃佐。佐問曰：「岳節使帶多少人馬來？」小卒曰：「只有數人跟隨而來，全無兵器。」黃佐聽了，舉手加額，謂眾曰：「岳節使誠哉君子也！」即出寨門，接至帳中，佐領眾人羅拜於帳下。岳飛各安慰甚至，賊人無不悅服。黃佐備酒禮款待岳飛。岳飛使黃佐列坐，佐推辭再三，方敢坐於席末。岳飛謂佐曰：「某初能飲酒數鬥，因見君上，戒我以勿飲。今遇足下待我甚厚，不得不飲。」飲將醉間，撫黃佐背曰：「君知逆順禍福，若能扶持江山，救濟民苦，他日富貴當共之。」黃佐拜謝。

岳飛大喜，盡歡而飲。酒闌，飛因謂佐曰：「我欲煩足下親入湖去勸其可招者，說與利害，以榜招之，引他來降。有不從招者，察其可乘之機，就擒而殺之。未審足下肯去否？」黃佐泣拜曰：「我受節使重恩，便使佐赴湯蹈火，則當以死報，何況使我去招人乎！」飛又曰：「將軍但有一次功則升一級，二次功則升二級，必不爽信。」黃佐再拜曰：「謹當受命。」岳飛離了黃佐水寨，與從人回還潭州。